

# 文艺作品选

## 第八輯

爐 火 熊 熊  
太陽剛剛出山  
『老 定 額』  
在周副主席身边  
毛主席像紅太陽  
步步 高 昇  
六十年来第一台  
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

(長篇小說节选)  
(短篇小說)  
(短篇小說)  
(革命回忆录)  
(新民 歌)  
(散文特写)  
(工 厂 史)  
(世界文学)

草 明 著  
馬 烽 刘谢德等著  
赵树理 王汶石等著  
龙飞虎 宋生發 著  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 
王世全 等著  
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厂  
厂史編委会編  
雷特海島 著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太陽剛剛出山 ..... | 馬 烽( 9 ) |
| 老牛筋 .....    | ·劉樹德(15) |
| 桃花汛前 .....   | ·魯彥周(47) |

## 太陽剛剛出山

馬 烽

县委高書記，是我家老二。过去他是我的老上司——他当区委書記的时候，我是初級社主任；他当县委書記的时候，我是高級社主任；現在，他是县委第一書記，我是公社副主任。他不只是我的上級，还是我的入党介紹人。

我們兩人相处一向很好，我帮助过他，他也帮助过我，不过工作上他并不給我一点方便，有时候还特別和我过不去！

一九五七年冬天，農業生产大躍进，各地都在大搞水利化。我們組織了一支打井突击队，晝夜苦战了两个月，就打成九眼井。每眼井打得都很順利，水旺極了，社員們情緒很高，我也喜得了不得。可是就在这时候發生了个問題：我們在生产資料公司訂購的十五部鍋駝机，只給了四部，其余的怎么也弄不来了。眼看着春耕就要开始，好几眼井閑在那里不能澆地，真是急人！为这事，我們社的支部書記郭正明，連着去城里交涉了兩趟，結果都是空手回来了。后来我就决定亲自出馬去碰碰。我想我是十多年的村干部了，县上各机关都有熟人，再說老二又是县委書記，他能不給帮点忙？誰知我也是空着手回来了。生产資料公司倉庫里明明存着三部鍋駝机，就是不給，說是給东照村准备下的。东照村离我們村只有七里地，他們村的情况我知道，他們一連打了五眼井都瞎了，馬上

还用不着这东西，而我們却急等着用，再說我們訂貨也比他們訂的早，不給我們對嗎？他不給，我有辦法：到縣委會去找我老二，他是分工管農業的書記，只要他說句話，就沒問題了。誰知我老二前天就下了鄉，辦公室的人告訴我說昨天晚上在常家庄鄉來過一次電話，後半夜又來電話時是從葫蘆溝水庫打來的，現在說不清又到什麼地方了。看樣子一時找不到他，我只好空着兩手往回返。

回來的時候，已經是半下午了，走到村邊上，迎頭碰上了支書郭正明，一見面就急着問我說：“怎麼樣？鬧到了沒有？”我說：“沒有，不過有一小點希望。”接着我就把在城里的經過告了告他。郭正明兩手一拍說：“這可巧了，剛才听郵遞員說，你老二和鄉黨委李書記正在東照村檢查工作哩！”我說：“好，我現在就去找他。”郭正明說：“你還是先歇歇吧，今天已經走了一百多里地，他今天晚上能不回來探探家？”我說：“那可說不定。”我知道我老二那人性。工作一忙起來，什麼都不顧了。半个月以前，下鄉路過村口上，都沒回家來看看。萬一今天要不回來，那不把大事誤了。所以我還是決定親自去找他一趟。當時我連村也沒進，拔腿就上了東照村。

東照村離我們柳庄只有七里地，我一路小跑，生怕去遲了趕個馬后炮。走到離村還有一里來光景，只見前邊井架下圍了一伙人，旁邊攔着好幾輛自行車，遠遠我就看見我老二也在里边，走過去一看，果然是他。另外還有李書記、通訊員小賀，以及東照村的社幹部們。東照村副主任老田滿臉愁容。我一問，才知道是這眼井又失敗了。當時我心里很複雜，又替他們着急，又有点同情，还有点高兴。我倒不是幸災樂禍，而是覺

得那三部鍋駝机更有可能撥給我們了。

我老二見我來了，第一句話就問：“聽說咱們村已經打下九眼井了，怎麼樣？水旺不旺？”我說：“旺極了，你們不去看看嗎？”李書記說：“我們也正打算要去你村咧！”我听了很高興，心里說：“讓他們亲眼看看那些井，再談鍋駝机的事，就更好办了。”这时我老二問老田說：“你們打算怎么办？”老田說：“我們打算把井架子移到村南去。在那里試一試，反正找不到地下水決不收兵。”我老二說：“好，有这么股干劲就好。”他又和老田談了談其它工作。我們就一塊相隨着往我們村走。

小賀自行車上捎着我。路上他低声告我說：“老大，今天不要讓高書記去看井了，讓他休息吧，他昨天一夜都沒闔眼。”我老二就跟在我們車后边。經小賀这么一說，我才發現他比前些时瘦了，兩只眼窩也陷下去了。我当时就決定，今天不和他談工作了。

进了我們村，走到农業社門口，只見我老二媳婦冬梅，領着一伙妇女正往大車上裝糞。那些妇女們，見我老二回來了，都向冬梅开玩笑，她們乱哄地說：“冬梅，看誰來了。”“冬梅，快回去吧！”有兩個姑娘，把冬梅手里的鉄鍬也夺了。冬梅已經是三十多岁的人，孩子都已經七岁了，可老像新媳妇似的。平素也不愛多說多道，总是蒙着头干活，本来就愛臉紅，經人們这样一逗，臉一下子变成了塊大紅布。正在这时，可巧我侄女小梅下学了，一見我老二，就扑过来蹶着小嘴說：“爸爸，你怎么老不回来？”我老二笑着說：“你看，爸爸这不是回来了。”小梅歪着头問道：“还走不走了？”我老二說：“今天不走了。”听了这句话，那些妇女們又逗开冬梅了。鬧得冬梅走也不是在也

不是。我当时說：“冬梅，你快回家做晚飯去吧，你看，还有别的客人哩。”我老二对她說：“把我的自行車捎回去吧！”小梅說：“爸爸你要干什么去？”我老二說：“爸爸要去看井，看新打的井。”我說：“算了，明天再去看吧。”李書記也劝他去休息。我老二說：“你們不去？那我一个人去。”他把自行車遞給冬梅就要走。我說：“蛤蟆跳几跳还要歇一歇哩！先到社里去喝点水再去，井也飞不了啊！”我老二同意了。我們便一塊到了社里。我給李書記和小賀安排好住处，喝完水，我老二催着要走，我只好引他們一塊去看井。

我們新打的井都在村北面，一出村就能看到高高的三副井架子，每副架子上都插着一面紅旗。先前运来的那四部鍋駝机，早已安到打成的井上了，冒着一股股黑烟，發出“突突突”的响声。地里到处是人。打井的，修渠道的，澆地的……人們看見我老二和李書記来，干得更欢了。李書記說：“嗨！你們这里真象个躍进的派头。”我老二显得也很高兴，不断和人們打招呼問好。自己的家乡嘛，感情总是不一样着哩！

我先引他們到了九号井上，这眼井是前天才打成的，十馬力鍋駝机帶着六寸水管，已抽了兩天兩夜了，水愈抽愈旺，愈抽愈漲，白嘩嘩的流水，从出水口上冒起有尺把高。我老二一时爬到井上去看看，一时又向鍋駝机手問詢出水情形。这时郭正民跑过来，悄悄問我說：“怎么样？高書記应承了沒有？”我說：“我还没和他提这事哩！”我知道我老二的脾气，办事干脆，說一不二。不管別人求他办什么事，他要一口应承下，就决不会变卦了；要是他不答应的事，你就是說破嘴，也是白费。那三部鍋駝机的事我一直沒提，怕的是他万一不給，那就很难

劝說的他再改变主意。我当时采取的措施是：先摆事实，讓他看看沒有鍋駝机行不行？我引他把打成的几眼井都看了，特別讓他看了看沒有安机器的五眼井，我詳細告訴了每眼井的出水量，我們每打成一眼井試水的时候，都用流速仪測过，最多的一小时能出一百吨，最少的也出四十吨。十五眼井都打成，平均按五十吨算，一天一夜就能澆一百多亩地，全村土地一个月就能輪澆一次。

我老二看完最后一眼井，忽然問道：“你們为什么把井都集中到村北？”郭正明說：“別的地方打不出水来，前几年在村东、村南都打过，都失败了。”我說：“这个地方，地下簡直象个海，隨便哪里，打五六丈深就有水。”他想了半天說：“按剛才算下来，全村地都能变成水澆地。可是要知道村南四方畛离这里总有五里多，修这么長渠道，水流过去就滲完了，你們考虑过这問題沒有？”我說：“我們已經想下办法了：把几眼井的水合到一股渠道里往下順，另外我們还創造了一种不滲水的渠道。”我老二急忙問道：“什么？不滲水的渠道？在哪里？”我說：“就在第九号井那里，我們試驗筑了一段。”他說：“走，走，去看看。你剛才为啥不早說？”剛才我只想着讓他看那些沒有鍋駝的井，根本沒想到渠道的事。我也不知道我老二为什么对渠道这么感兴趣。他領着头直向九号井跟前奔去。

这时太陽已經落山了，天色漸漸黑下来，地里除了打井的，都陆陸續續收工了。新筑的那段渠道，离井台不远，水正在渠道里“嘩嘩”地流着。这段渠道是用膠泥、沙子、石灰筑成的，为了試驗这种不滲水渠道，我和三个泥匠整整干了兩天兩夜，把我买下准备要修房子的一車石灰都使用了。

我老二在渠道上走来走去察看了好久，又用手在渠道里試了試硬度。他向我一連串提出了好多問題：每丈長要多少原料？多少人工？多少成本？怎样做？效果如何？……我都一一告訴了他。并告他說我們正準備大搞，已經抽了五個人到青石溝去燒石灰。我老二听完高興極了，他叫了我一聲大哥——平素他和我講話，總是叫我老大，只有在要表揚我或者是批評我的時候，才叫大哥哩！當時他說：“大哥，你們這可是辦了件好事。解決渠道滲水，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，地下水好容易提上來，又從渠里滲了，這多可惜。”他回頭又向李書記說：“老李，你要幫助他們把這個材料好好總結一下，要在全縣推廣。”他停了一下又說：“還有一個材料也要總結一下：在地下水源豐富的地區，集中打井，合流遠送。這樣打不出井來的地區也就能澆上水了。”他忽然又問我道：“你們打算打多少井？”我說：“十五眼。”他說：“為什麼只打十五眼？”我一看時機來了，忙說：“十五眼的問題還解決不了哩，你不看，現在剛打成九眼，倒有五眼閑在那裡了。”我老二說：“沒有提水的動力，是嗎？”接着又感嘆地說：“缺少鍋駝機這是個普遍問題，農業一躍進，一切都顯得趕不上了……”我怕他把話岔開，忙搶着說：“鍋駝機少就更要想辦法發揮機器的作用，一定要把鋼用在刀刃子上。”我老二抬起頭來，很注意地在聽，我忙說下去：“縣上撥給東照村的那三部，我看還是最好先給了我們，我們的井在這裡閑着，他們的機器也在那裡閑着。不要說他們的井沒有打成，就算將來打成，二十多丈深，也沒有那麼長的水管呀！”我怕我的理由還不夠充分，說服不了他，接着又補充道：“增加三部機器，我們一天至少能多澆五十畝地。”李書記大概被我說

服了。他說：“这个意見倒值得考虑一下。”我老二一句話也沒說，坐在渠道上，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。当时我心里急得油煎火燎，只怕他說个不成。因为我也替他考虑了一下，他的处境也有困难，他是这村人，又是我兄弟，处理不好就会落个只照顧本村的嫌疑。

天气已經全黑了，我老二坐在那里拚命地吸烟，烟头上的火光一閃一閃。我看見他皺着眉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大家誰也不說話，靜了好大一陣，我老二忽然說道：“可以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把东照村的三部撥过来，再加上西照村的兩部。”我吃惊地問了一句：“什么？”我老二繼續說道：“我看西照村那井也沒有用鍋駝机的必要，抽不了三个小时，水就干了。要从整个生产来考虑！”这真是夢想不到的好事！喜得我不知該說什么好了。这时只听我老二接着又說道：“把东照村和西照村的打井架子，也全部集中到这里来，三个村联合在这里打井，不是打十五眼，而应当倒过来，打五十眼。將來这里可以成立个井水灌溉站。这样三个村全部土地就都可以变成水澆地了！”

我剛才的高兴，一下烟消云散了。心里說：“好我的老二哩！原来給我們鍋駝机，是有这么个打算呀！这不是給我們机器，干脆說是要用我們的井澆东、西照村的地。这怎能行呢？”可是李書記听了我老二的話却高兴了，他說：“高書記，这可算是个好办法，我正替东、西照村發愁咧！要是这三个村全部土地井水化了，这能增加多少粮食啊！”停了一下，他回头又問我說：“老大，你的意見怎样？”我說：“距离太远，鄰兩個村最远的地离这兒有十来里。渠道太長了，那怎么能行。”我老二說：“这沒关系，你們不是已經有解决渠道渗水办法了？全部

渠道都搞成三合土的，多开几座石灰窖。”

老天爷，我这是自己鋪下繩子把自己套住了，我只好說：“那样办，村里羣众不会同意。”我老二說：“要对羣众进行教育：社会主义大协作嘛！而且这样做对羣众有利！”对我们村羣众有什么利？用我們的水不要說，打井修渠还得佔我們的地。翻来倒去是我們吃亏。我越想越覺得不是味，我說：“老二，干脆拉倒吧，我們不要他們的鍋駝机了。”我老二說：“这可不。大哥，不要只看到自己脚下的一点地！”他还說了好多道理，可惜我当时都沒有听进去，我心里边乱極了，后悔不該要这三部鍋駝机，我这是圖了个什么？

他說了半天我也沒同意，最后我老二大概冒火了，他嘆了口气說：“老大，我真沒想到你会这么自私！”这句话可把我气坏了，当时我二話沒說，悻悻地站起来就走。李書記在背后叫了我好几声，我也沒有理。如果我老二批駁我别的，我不会惱；就是罵我一頓，我也会原諒他，說我是“自私”，我簡直受不了。

別的不說，就說办农業社吧。一九五一年，我組織五戶貧农办起了个小社，牲口沒牲口，底垫沒底垫，后来我就决定把我兩口的兩副棺材板卖了，准备买兩头毛驴。这兩副棺材板，是我省吃儉用积攒了好几年才弄下的。我兩口缺子無后，老担心死了以后沒副寿木。那次，我老伴听說我要卖棺材板买牲口，和我吵了个昏天黑地。不过，到了她还是沒有扭过我去。这能說我是自私嗎？这一年的生产搞的不錯，第二年社就扩大了兩倍，可是偏偏遭了旱災，秋天庄稼又被雹子打了一次，粮食收的很少，当然遭災的不只是农業社，單干戶也是一样，除了少数底子厚的人家，家家都是吞糠咽菜。临过年，我二弟媳多梅

从城里給我捎回五塊錢來，這五塊錢也是她平常儉省下來的，意思是要我們老兩口好好過個年。第二天我去永安鎮趕集，割了七斤半豬肉，給各個社員家都分了一點。臨年末節了，好好賴賴也讓大家包頓餃子吃啊！人多肉少，分來分去，最後只留下幾根骨頭，我拿回去和老伴熬了点肉湯，总算過年动了点葷腥。這能說我是自私嗎？這以後，農業社一年比一年擴大，生產一年比一年發展，後來全村办起了一个高級社。我不能說我有什么功勞，可是這些年來，天天都是起五更睡半夜，我一條心都攔在農業社里。我沒有沾過農業社一个麻錢的光。我的工作很雜，沒有办法記勞動日，每年大伙总是給我按最高的勞動報酬評一次，可是，我总是按最低的勞動日分紅，這也能說我是自私自利嗎：……

我越想越傷心，如果批評我自私自利的是別人，我也不會这么傷心，而批評我的人恰恰是我兄弟。不，他不單是我兄弟，他还是县委書記：這就是說組織上對我也是这样看法。我熬心費力办農業社，結果給組織上留下这么个印象。我想着想着忍不住哭了。

天黑的伸手不見掌，我深一步淺一步地往前走，我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腦子里只是翻來復去地想這些事情，我順着一條地塆走着，一步沒踏對，差點摔到塆下，幸亏后邊有人拉了我一把，才算沒摔下去。只听那人問道：“碰着了沒有？”一听聲音，我才知道拉我的不是別人，而是我老二。大概他一直在我后邊跟着哩！我說：“我这号自私自利分子，碰死也沒多大关系！”這当然是負氣話。當時我心里說：隨你的便吧，你愛咋批評就咋批評，我豁出來了。誰知我老二并沒生氣，和和

平平地說：“別說氣話。剛才就算我批評的不对，也犯不着發那么大的火！”我說：“你是縣委書記，我是個小小社幹部，你下命令吧！只要你下命令，不要說驢東、西照村來這里打井，就是把我們村里的地都給了他們，我也只得服從。”我老二說：“我剛才只是個意見嘛，你不同意就算了，何必說氣話呢。算了，算了！坐下抽支煙，回家睡覺。”我見我老二軟了，我心里的氣也就平了點。我一屁股坐在地塋上，我老二也坐到了我旁邊，掏出紙煙來給了我一支，他自己也點起了一支煙，狠狠吸了兩口說道：“大哥，我知道你一心一意想把農業社办好，想讓全村人都过好日子……”我截斷他的話說：“你知道就好！”我說話雖然還有點負氣，心里可完全平靜了。我老二沒再說什麼，一股勁兒抽煙，我也沒有說話，也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煙。我們就這樣的坐着，抽着煙，誰也沒有說話。

过了好大一陣子，我老二忽然和我扯起過去的事情來了，我們倆東一句西一句的閑扯，从我爹死一直說到我們村成立農業社。我爹是在三十年前被地主逼死的。那時我老二還不到六歲，我娘經常七痛八痛，我老伴還是十二歲的小媳婦，全家靠我一个人當長工供養。一家人攪糠拌菜，飢一頓飽一頓地過活。第二年頭上，我娘死了以後，我兩口一條心都扑在我老二身上，我只有这么一个親人了，我一心要把他供養成人。后来我省吃儉用把他送進學校念書，不過也只念了三年。那年我們這地方遭了旱災，地主家借口沒打下糧食，工錢只給了一半。我老二知道了，死下也不再念書，偷偷跑到常家莊給人家當了小工，我一聽說，就連夜跑去找他，去的時候天還不明，我老二正在井上打水，我一看見他就哭了。我這個沒出息的哥

哥，連这么一个弟弟都养活不了。我叫他回家，他怎么也不回来。我老二从小是个有心眼的人，他不願意讓我替他受累。过了二年，日本人打来了，我老二就跟上八路軍走了。我知道打日本是好事，可是心里总有点舍不得老二，整天起来为他担惊受怕。我老二走了八年一直沒回家。直到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我們这里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，我老二才算回到家里来住了两个月。那时候他已經离开了部队，担任我們这个区的区委書記，負責领导我們这个村的土地改革工作。当时我的思想很落后，連个剝削和被剝削的道理也翻不清，我老二整天起来發动我，向我进行算賬教育，后来我总算覺悟了，成了土改中的積極分子。再后来，人們又选我当了农会主任。土改結束以后，我一心埋头搞生产。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一心要攢一份好家当。我不是为我自己打算，而是为我老二着想，我覺得我已經苦了多半輩，干脆苦到底算了。我盼願我老二成家立業以后，能过几天好日子。可是誰知道为这事，我老二差点和我鬧翻。原来土地改革我家分到了九亩地，我那时認為要过好生活，地少了不行，我省吃儉用就是为了多买几亩地。到一九五〇年冬天，碰了个好机会，刘成貴家爹害病死了，欠了一大堆債，要把分到的地卖一半还債。地价很公道，五亩地兩石五斗麦子，我决定买下来。事情還沒說妥，我老二知道了，連夜从区上跑回来找我，大發脾气，当面說了我很多难听的話，他說：“老大，你还是农会主任哩，真丢人，你被人剝削了一輩子，想不到如今，也想当剝削階級了。”你想想，我听了这些话气不气？这难道是为我嗎？我这真是好心做了驢肝肺！我气的黑天半夜跑到我爹娘坟上大哭了一場。正哭着，我老二

来了，那天我們弟兄倆也像今天一样，在地塆上坐了很久很久。后来我老二說：“我已經听大嫂說过了，你买地全是为了我。你苦熬苦受了多半輩子，沒过过一天好生活。为別人牺牲自己，这份心我明白；不过只是为了我一个人，为了咱們一家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共产党员应当为众人，讓大家都过好生活。”他說刘成貴家也是貧农，是階級弟兄，不能看到人家有困难趁火打劫，應該帮助他家渡过这一难关。他还說了很多道理，什么个体农民抗拒不住天災人禍，貧雇农要徹底翻身，必須走合作化的道路……那天，我老二到底把我說服了，第二天我就把准备买地的粮食借給人家，第二年一开春，就組織起五戶人家成立了个农業社……

这天晚上，我和我老二談到組織农業社的事情以后，我老二接着說道：“你全心全意想把农業社办好，想讓全村人过好生活，这一点我完全了解，乡党委和县委也都了解。”他停了一下忽然問我道：“老大，你記不記得你入党时候的情形？”我說：“記得。”这个我怎么会不記得？我是土改結束时入的党，是在如今农業社办公室举行的入党仪式。我老二又問道：“你記不記得你入党宣誓时說的一句話：为共产主义事業奋斗到底！”我說：“你問这些干嗎？我当然不会忘記。”我老二說：“这就好，共产主义事業，这是整个無产階級事業，是全人类的事業，不是一个村子的事業。一个社的干部时时为全社着想，这当然是对的，不过一个村的生活提高了，并不等于共产主义……”我听着听着，听出苗头来了，啊呀！原来他繞了这么大的圈子，說來說去还是說的剛才那事。他这不是說別人，是在批評我哩。我一边听，心里一边琢磨：和东、西照村合作起来打井，

这有什么不好呢？那里的粮食打多了，不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吗？唉！我这个死脑筋，刚才真是鬼迷心窍了，连这个弯也转不过来。不过我一想到刚才他说我自私，心里就有点不服气。这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就算我刚才的看法不对，也不能给我戴自私的帽子呵。”我老二笑了笑说：“这好办，帽子戴的不对重换一顶。”我说：“顶多我不过是有有点本位主义。”我老二说：“这倒挺合适，不过本位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思想呵，人们为什么会犯本位主义错误呢？因为这个单位里有个自己。”我觉得我老二说的条条有理，我听的心服口服。事情一说通，我心里反倒痛快了，好像自己往高里爬了一步，看的更远了点。往回走的路上，我说：“什么时候和东、西照村的干部们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呢？”我老二说：“今天晚上吧。”我说：“来得及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早已派人通知他们去了。”很明显，我老二事先就相信我的思想能够搞通。我心里很高兴。

我们回到农业社，还没坐稳，只听院里一阵自行车响声，“噹噹噹”进来几个人，前边是小贺，后边进来的是东、西照村的社主任、支部书记、水利委员们。东照村社主任老田，一进门就扑到我跟前，两手抓住我的右手直摇晃，带着央求的口气说：“老大，修渠、打井佔用你们的地，我们村调整给你，决不让你们吃亏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就解决我们生产上的一个大问题。”这两村的其它干部们也都眼睁睁地望着我。这时只听小贺低声对我老二道：“高书记，怎么样？把老大说服了没有？”我老二只是微笑没吭气。不用说，小贺一定把我刚才的事广播了。我笑着说：“小贺，你是不是说了我很多坏话？”我回头又向众人说：“伙计们，谁也有一时想不通的时候……，我没有问题，

就这么办了，合到一起集体打井！”我的話音剛落，人們都乱紛紛地叫喊起来了。几个人齐声說話，滿屋子乱乱哄哄，根本听不清誰在說什么。我連忙大声說道：“伙計們，別高兴的过早了，下边还有很困难的一步棋哩。光我一个人思想通了不算，……”老田搶着說：“对，要把干部和社員們的思想搞通！”我說：“干部倒好办，羣众难說啊。”我老二插嘴道：“不过也別把羣众的水平估計的太低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院里响起一陣杂乱的脚步声，門开了，进来的是李書記和支書郭正明。后边跟着我們社里的生产隊長和社务委員們。李書記一进門就对我老二說：“妥了，大伙情緒都很高。”老二对我說：“大哥，你看怎么样，羣众的思想用不着你担心吧！”开头我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么，随后我一問，才知道李書記和郭正明从地里一回来就去了夜校，他們已經和羣众討論过了。有些社务委員和生产隊長們还担心我搞不通哩。

这时候郭正明問我說：“老大，怎么样？”我笑着說：“你要怎么样？帶來这么多人，辯論我来啦？”說的人們都笑了。我老二說：“閑話少說，書归正傳，討論具体問題吧。”我說：“老二，你还不和李書記回家去吃飯，等甚？”我老二說：“是呵，怪不得肚子里难受，原来是餓啦。小賀回家把飯端来，多拿点，大概还有沒吃过飯的人哩。”

不一时，小賀把飯端來了。是烙餅和炒鷄蛋。我老二說：“餓了的就动手，各取所需。”于是我們就一面吃喝，一面討論合作打井修渠的事。

我們决定春耕以前爭取再打二十眼井，突击把渠道修成。

要打这么多井，要修这么长的渠道，这里边问题满多哩。首先就需要大批砖和石灰，于是又决定开砖瓦厂和石灰厂。东照村主任老田自报奋勇把烧砖的任务包下来，因为他们有这号人材。烧石灰的这事分给了我们村和西照村。测量工程，作渠道的人力组织，我们都做了具体安排。我说：“老二，打井的这些事都好办，提水了具可是大问题，如今三个村的锅驼机总共才九部。”我老二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：“这样吧，把你们的九部锅驼机都交出来，调给别的地方，把县上库存的那部一百千瓦的发电机给你们。不要说提水，连磨面照明都够你们用了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满屋子又轰动起来了。老田说：“高书记，我们今年的跃进指标保证再加二百斤，达到亩产五百斤。”西照村的支书老段说：“我们也五百斤。老大你们呢？”我说：“什么你们我们，看样子咱们不如干脆合成一个社。你们想想：又是合作打井，又是合作修渠，还要合伙开发电厂，三个社不合并到一起，基金人力都不好调动，以后打麻烦的事多哩！”大家都赞成我的意见。老田说：“到底是咱们老大，想的周到，能看出下一步棋来。”

过了没多久，我们三个村就合成一个社了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当天晚上，大家愈谈论情绪愈高，决定连夜把那两村的井架子拉到我们村里。李书记和那两村的支书主任们，连夜回村里去了。我和郭正明立时就引上他们的水利委员们，去看看打井的地方，以便井架子拉来马上就能安装。郭正明说：“老大，你已经跑跳一天了，快回去睡吧，我一个人办得了。”我说：“还是我比你经验多点，再说上年纪的人瞌睡不多，我一点也